



好极了艾莉诺

ELEANOR
OLIPHANT
IS
COMPLETELY
FINE

谢静雯——译

GAIL HONEYMAN [英] 盖尔·霍尼曼——著

我向来以自力更生为荣 我不需要其他人
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 我的人生拼图里没有缺块
我是个自给自足的实体
我是艾莉诺 我很好 好极了

好极了 艾莉诺

[英] 盖尔·霍尼曼 —— 著
谢静雯 —— 译

ELEANOR
OLIPHANT
IS
COMPLETELY
FINE

GAIL HONEYMAN

艾莉诺好极了

[英] 盖尔·霍尼曼 著
谢静雯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莉诺好极了 / (英) 盖尔·霍尼曼著; 谢静雯译.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0
ISBN 978-7-5596-2612-7

I. ①艾… II. ①盖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6268 号

ELEANOR OLIPHANT IS COMPLETELY FINE

By Gail Honeyman

Copyright © 2017 by Gail Honeyman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deleine Milburn
Ltd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
United Sky(Beijing) New Media Co.,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8-6416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特约编辑 刘默 王书平
责任编辑 李艳芬
美术编辑 小圆子
封面设计 


UnRead
文艺家

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
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字数 226 千字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75 印张
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2612-7
定价 49.80 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我家人

孤独的特征之一就是终结这种体验的强烈诉求，而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单纯依靠意志力或是更加频繁的室外活动，而是只能与他人建立亲密的联系。说起来远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，尤其是对某些人而言，他们的孤独因失去、流离或偏见的状态而生，所以他们有理由在渴慕他人组成的社群的同时，也感到害怕和不信任。

越是孤独的人，越难适应社会的潮流。孤独在他们周围蔓生，如同霉菌或苔藓，阻隔了交往的可能，无论这些人本身是多么渴望与他人接触。孤独感会逐渐积聚，自我延伸，永不止息。一旦受到了它的影响，就绝不可能轻易将其拔除。

——《孤独的城市》(The Lonely City) 奥利维娅·莱恩

好日子

每当有人——如出租车司机、牙医——问我做哪一行的，我都告诉他们，我是“坐办公室的”。快九年了，从来没人问是哪种办公室，也没人问我在办公室做哪种工作。我不确定，是因为我的外形正巧符合他们对办公室人员的想象，或是大家一听到“坐办公室的”，就会自动填补空白——女士负责复印，男士敲打键盘。我不是在抱怨，我很高兴不用跟他们细说迷人复杂的应收账款。我刚开始在这里上班的时候，只要有人问起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在平面设计公司工作，可是他们接着就会推定我是创意类型的人。当我解释我做的是后勤事务，碰也碰不到细尖笔及花哨软件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他们表情茫然起来，气氛变得有点无趣。

我现在快三十岁了，从二十一岁开始就在这里上班。当时公司才创立不久，老板鲍伯就雇用了我，我想他是因为同情我。我有古典文学学位，谈不上有什么工作经验，我来面试工作的时候，黑着

一个眼圈，掉了几颗牙，还断了一条手臂。也许他当时就已察觉，除了低薪的行政工作，我没有更高远的抱负，认定我待在这个公司就会心满意足，让他省掉麻烦，不用再找人来填补空缺。或许他也看得出来，我永远不会需要请假去度蜜月，或是要求放产假。我不知道。

这间办公室的人绝对分成两个阶级：创意人员是电影明星，我们其他人则是配角。单是看一眼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属于哪个类别。坦白来说，部分原因跟薪水息息相关。办公室后勤职员薪资微薄，所以我们没钱去剪时尚发型、戴雅痞粗框眼镜。衣服、音乐、配饰——虽然设计师急着想在别人眼中呈现思想自由、想法独特的面貌，但他们全都恪守一致的装扮。我对平面设计没什么兴趣，我是财务员工，说实在的，什么东西我都开得了发票：军火、安眠药、椰子。

周一到周五，我会在八点半进办公室，中午花一个小时吃午餐。我以前常会带自己做的三明治来，可是家里的食材总在用完以前就馊掉，所以我现在都从主街买东西。星期五，我总会去马莎百货一趟，作为一周的美好收尾。我带着三明治到员工休息室里坐坐，先把报纸从头读到尾，再做填字游戏。我固定买《每日电讯报》，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份报，而是因为它的解谜填字游戏最精彩。我不跟人说话——等我买好套餐、读毕报纸、完成填字游戏，午休那一小时就几乎结束了。我回到办公桌，一路工作到五点半，最后搭半小时公交车回家。

我做晚餐，然后边吃边听广播剧《阿彻一家》。通常吃青酱拌意大利面配沙拉——一锅加一盘。我的童年充满了烹饪上的矛盾，多

年下来，我吃过野生扇贝、可加热的袋装鳕鱼。针对餐桌的政治与社会学多方思量过后，我意识到自己对食物完全没兴趣。我偏好的粮食价格便宜，取得与料理起来迅速简单，又能提供必要的养分，让人活下去。

洗完碗盘之后，我会看看书，如果那天有《每日电讯报》推荐的节目，我就会看看电视。我通常（嗯，总是）在星期三晚上跟妈妈闲聊十五分钟左右。我十点左右上床，阅读半小时之后熄灯，通常没什么睡眠障碍。

星期五，我下班不会直接搭公交车回家，而是先到办公室转角那家乐购超市，买个玛格丽特比萨、一些基安蒂红酒，还有两大瓶“格兰”牌伏特加。回到家就吃比萨配红酒，之后再喝一些伏特加。星期五我需要的东西不多，只要灌几大口酒。通常凌晨三点我会在沙发上醒来，然后踉踉跄跄地爬上床。周末期间，我会把剩下的伏特加平均分配在两个整天里慢慢喝完，这样既不会喝醉，也不会完全清醒。苦等个老半天，星期一才会到。

我的电话很少响起——只要一响，我就会吓得弹起来——打来的人通常问我是否被人误售了“偿贷保障险”，我会低声对他们说“我知道你住哪里”，然后动作非常、非常轻柔地挂掉电话。除了维修服务人员，今年还没人来过我的公寓。除了抄电表、水表，我不曾主动邀请另一个人上门。你可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对吧？不过，是真的。我确实存在，不是吗？我常常有种自己不在这里的感觉，觉得我是自己想象出来的。有些日子，我觉得自己跟地球的连接无比微弱，将我跟这个星球连接起来的线有如蛛丝一般纤细，就像棉花糖。只消一阵强风就能将我完全拔除，我会离地飞走，有如蒲公英的种子。

星期一到星期五，这些连接线会稍微收紧一点。大家会打电话来办公室讨论信用额度，发送关于合同跟预算的电子邮件给我。如果我没来上班，共享办公室的那几个员工——珍妮、洛蕾塔、伯纳黛特、比利——会注意到。过了几天（我常常忖度会是几天），他们会担心我没打电话请病假——我这样很反常，就会从人事档案里挖出我的地址。我想他们最后会打电话给警方吧？警官会把前门撞倒吗？找到我的时候，他们会掩住脸庞，因为臭味而干呕吗？这样办公室的人可有的聊了。他们讨厌我，可是不会真的希望我死掉。我觉得不会就是了。

我昨天去看医生，感觉好像是几十亿年前的事了。这次是个年轻医生，一个顶着红头发的苍白小伙子，我很满意。医生越年轻，受过的训练就越先进，这点只会是好事。我很讨厌让老威尔逊医生看诊，她六十岁上下，我无法想象她对最新的药物跟医学突破会知道多少。她几乎不会用电脑。

这个医生照样跟你讲话却不正眼看你，读着屏幕上的病历，越往下翻，按回车键的力道也越大。

“这次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奥利芬特小姐？”

“背痛，医生。”我告诉他，“很难受。”他还是不看我。

“背痛多久了？”他说。

“几个星期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我想我知道起因。”我说，“可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他不再读病历，终于朝我看来：“你觉得你背痛的原因是什么，奥利芬特小姐？”

“我想是因为我的胸，医生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你的胸？”
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是这样的，我称过它们的重量，几乎有三公斤——是两边加起来啦，不是每一边！”我笑了。他盯着我，笑也不笑。“扛着走来走去，还蛮重的，不是吗？”我问他，“我是说，如果我在你的胸膛上额外绑了三公斤的肉，逼你整天走来走去，你的背也会痛吧？”

他盯着我看，然后清清喉咙：“怎么……你怎么……”

“用厨房磅秤啊。”我点着脑袋说，“就是……放一边在磅秤上，没同时称两边啦，而是直接假设两边重量差不多。我知道，这种做法不是很科学，可是……”

“我给你多开点止痛药，奥利芬特小姐。”他一面打断我的话，一面打字。

“这次请给我药效强的。”我坚定地说，“多开一点。”他们之前都开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来打发我，我需要囤点高效的药物。

“上次的水疹药能不能再开一次？拜托，在有压力或兴奋的时候，水疹似乎会恶化。”

他并未回应我的客气要求，只是点点头。打印机吐出文件后，他递给我，在这期间我们没人开口。他再次盯着屏幕，然后开始打字，一阵尴尬的沉默。他的社交技巧真是差得可怜，尤其对这种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。

“那么，再见了，医生。”我说，“非常感谢你拨冗看诊。”他完全没听懂我的语气，显然还沉浸在病历的内容里。年轻医生的缺点只有一个：对病人的态度很糟。

那是昨天早上，在另一个人生里发生的事。今天，我的人生已然改观，上班途中，公交车走得很顺畅。下雨了，其他人都一脸悲惨，缩在自己的大衣里，清晨的酸臭口气烘得车窗雾蒙蒙的。人生透过玻璃上的雨滴，朝我闪闪发亮；人生在淋湿衣服跟潮湿双脚的闷臭空气上方，芬芳四溢地熠熠发光。

我向来以自力更生为荣。我是个独行的幸存者——我是艾莉诺·奥利芬特。我不需要其他人——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，我的人生拼图里没有缺块。我是个自给自足的实体。反正这些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的话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觅得了人生挚爱。看到他走上舞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他头戴非常时尚的帽子，可是吸引我的不是那个。不——我没那么肤浅。他穿着三件式西装，马甲的底扣没扣。妈妈总是说，那是找对象时要注意的事项之一，她说真正的绅士不扣底扣，表示该人见多识广，是个阶级跟社会地位恰到好处的优雅男人。他脸庞俊美，嗓音……我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位可以有点肯定地称得上“当老公的料子”的男人。

妈妈会很兴奋的。

2

在办公室，周五的欢乐氛围相当明显，大家一起自欺欺人，以为这个周末会很精彩，下星期工作会不一样、会更好。他们永远都不长记性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情势确实起了变化。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可是尽管如此，我却感觉很好、更好，也超棒。大家都说，当你遇上“真命天子”时，你就是会知道。关于这种说法的一切都是

真的，在周四的晚上，命运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此刻周末诱人地往前开展，充满了时间与承诺。

今天有一位设计师要离职，依照惯例，我们会用廉价的红酒、昂贵的啤酒、倒在麦片碗里的洋芋片，来纪念这一天。如果运气好，欢送会早早开始，这样我露个脸之后，还可以及时离开。我非要赶在商店关门前去一趟不可。我推开门，虽然穿了无袖外套，空调的凉意还是让我哆嗦了一下。对话的焦点集中在比利身上，比利背对着我，其他人全神贯注，没注意到我溜了进来。

“她有病。”他说。

“嗯，我知道她有病。”珍妮说，“这点从来就毫无疑问。问题是，她这次干了什么好事？”

比利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知道吗？她拿到免费的票，找我和她去看超蠢的演唱会。”

珍妮漾起笑容：“鲍伯每年都拿客户送的免费垃圾票抽奖。头等奖，两张免费票。二等奖，四张免费票……”

比利叹口气：“没错。星期四晚上去参加这种活动，超尴尬的——到酒吧看义演，由我们最大客户的营销团队担纲演出，加上他们朋友跟家人各种尴尬的搞笑表演。而且，雪上加霜的是，还要和她一起去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他的评价我还蛮同意的，昨晚和盖茨比式、光彩奢靡的夜晚根本沾不上边。

“前半段有个乐队——约翰尼什么的跟‘朝圣先驱者’乐队——其实还没那么糟。”他说，“他们大多都表演自己的作品，另外翻唱了几首经典老歌。”

“我认识他——约翰尼·罗蒙德！”伯纳黛特说，“他跟我大哥

同年级。有天晚上我爸妈到西班牙特内里费岛，他跟我哥的几个朋友来我们家开派对时，那时他们六年级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们最后搞到浴室水槽都堵住了……”

我转开身子，不想听到他年少时期的鲁莽行径。

“总之，”比利说——我之前就注意到，他不喜欢别人插嘴——“她肯定很讨厌那个乐队，因为她只是僵着身子坐在原地，动也不动，没鼓掌，也没其他任何反应。他们一表演完，她就说她得回家了。连中场都没撑到，所以剩下的表演我都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一副缺朋友的样子。”

“真可惜，比利，我知道你本来想在表演完带她去喝一杯，搞不好一起去跳个舞什么的。”洛蕾塔边说边用手肘推推他。

“你真好笑，洛蕾塔。不，她一眨眼就不见了。还没等乐队表演完整套节目，她可能就带着一杯热可可及一本《喘口气》^①杂志上床去了。”

“噢。”珍妮说，“我不觉得她会读《喘口气》，会是更奇怪、更随机的东西，《钓鱼时光》或《活动住宅》？”

“《马匹与猎犬》。”比利坚定地说，“而且她一定还是订户。”他们都在窃笑。

其实，听到最后这个，我也笑了。

昨天晚上我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，万万料不到。就因为这样，对我的冲击才更大。我是那种凡事喜欢预先计划的人，提前准备、井井有条。这次事件突如其来，感觉就像脸被掴了一掌，肚子

① *Take a Break*，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的周刊，刊登一般市井小民的故事。

吃了一拳，火辣辣的。

我之所以找比利和我一起去听演唱会，主要是因为他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人，我才推断他会喜欢这种音乐。我听到别人拿这件事来调侃他，当时他们以为我出去吃午饭了。我对那场音乐会一无所知，那些乐队我一个也没听过。我是出于责任感才去的，我在慈善抽奖的时候，赢得了这些票，我知道办公室的人最终会问起。

那晚我一直在喝酸白酒，温温的，而且被酒吧逼我们使用的塑料杯污染了。用塑料杯喝酒，别人一定以为我们是野蛮人！比利坚持出钱买酒，谢谢我邀他来。这绝对不是约会，把这个当成约会也太荒唐了。

灯光变暗。比利原本不想看负责暖场的演出，可是我坚持要看。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目睹一颗新星的诞生，永远不晓得谁会登上舞台，震撼全场。然后他就这么出现了。我牢牢盯着他。他是光和热，他熊熊燃烧，他接触到的一切都会为之改变。我在座位上往前挪，想靠得更近。我终于找到他了。

命运现在展开了我的未来，我只是必须发掘更多关于他的事情。那个歌手，就是解答。在投入月末账款的恐怖混战以前，我想先迅速浏览几个网站——爱顾商城、约翰·路易斯百货——看看一台电脑要多少钱。我想我可以在周末进办公室使用电脑，可是碰到其他人的风险很高，他们会问我在干吗。虽然这样不算违规，不关任何人的事，但是我可不想对着鲍伯解释，虽然我周末来工作，可是一大堆等着处理的发票却动也没动。更何况，我在家里可以同时做其他事情，比方说，试做我俩第一次共进晚餐的菜式。好几年前，妈妈曾经告诉我，男人绝对会非常爱酥皮香肠卷。她说，自家烘焙的

香肠卷，热乎脆薄的酥皮，以及优质的肉料，可以直抵男人的心。多年以来，除了面食之外，我什么也没煮过。我没做过香肠卷，不过我想不会太难才对，不过是酥皮加上重组肉。

我打开电脑，输入密码，可是整个屏幕定住不动。我把电脑关掉再打开，这一次连输入密码的提示都出不来。真烦！我去找办公室主任洛蕾塔。她对自己的行政能力有过度膨胀的看法，闲暇时间会做丑不啦唧的首饰，然后卖给白痴。我跟她说，我的电脑坏了，一直找不到信息技术部的丹尼。

“丹尼离职了，艾莉诺。”她说，没从屏幕上抬起头，“现在有个新员工，叫雷蒙·吉本斯吧，上个月入职的。”她说得仿佛我应该知道似的。她头还是没抬，在便利贴上写下他的全名和分机号码，然后递给我。

“真是谢谢，你就和平时一样超级热心呢，洛蕾塔。”我说。她当然没听懂我的弦外之音。

我拨了电话，但转到了他的语音信箱：“嘿，雷蒙在这里，可是不在这里，就像薛定谔的猫^①。在哔声之后留言，谢了。”

我嫌恶地摇摇头，缓慢又清晰地对着话筒讲道：“早安，吉本斯先生，我是奥利芬特小姐，我是财务人员。我的电脑出故障了，如果你今天可以想办法过来修理，我会很感激的。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细节，拨分机 535 可以找到我。非常感谢。”

我希望我清晰简明的留言，可以给他树立一个好榜样。我等了十分钟，并趁机整理了办公桌，可是他迟迟没回我电话。我花了两小时将文件归档，吉本斯先生还是没跟我联系，我决定大幅提早午

① Schrödinger's cat，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关于量子物理的假设实验。